蕉軒隨錄

蕉軒隨錄序

自稗官之職廢而說部始興唐宋以來美不勝收矣而其別則有二穿穴罅漏爬梳纖悉大足以扶經義傳疏之奧小亦

以窮名物象數之源是曰考訂家如容齋隨筆困學紀聞之類是也朝章國典遺聞瑣事鉅不遺而細不棄上以資掌故而下以廣見聞是曰小說家如唐國

史補北夢瑣言之類是也作者朋興更相出入編書者萃從其多以歸其類而大綱既定罕出範圍至於立言垂訓卓然自必其可傳然萃視乎其書而不

參乎其體同年親家方君子
嚴幼承家訓淬厲於學自乎
束髮受書即能擷前人窠臼
抉其幽隱其心有所得見有可
喜必筆而錄之既而侍直

禁林彙筆天祿石渠之地凡
史家所載
大聖人所以擅恩威而昭法戒
者可驚可愕又備錄而歸積之
歲月遂成巨帙歲戊辰分述

嶺西期年政成乃盡發其藏
刪繁舉要編錄如干卷名曰
崔軒隨錄而命光廷爲序嘗
讀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
畜其德而夫子教人亦曰多聞擇

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学不貴博乎式頤學博矣而識不足以無以剖析其精微識足矣而才氣茶弱筆不能自達又無以擅文章而傳遠近君捜羅

既富排比皆中法度可謂善書矣頤獨有說者　國家混一宇内以節儉先天下府庫所儲海盈而山積一遇軍興水旱則又廣籌經費以賓之省之藏故

朝廷日以風節厲天下而小
人即乘其間侵吞剝蝕或數百
萬至十萬相沿既久牽染且日
衆雖有潔清自好之士亦諮趄
瑟縮罔敢舉發賴

天子神聖法法於無闔章奏洞
燭其奸雷厲風行朝發而夕斷
駢誅玉數十輩人始知有 國法
而司農得以舉其籍令官方
澄敘大法而小廉者皆

列聖憝齊嚴肅之所詒謀也

最陝甘之冒賑淮揚之侵帑

少時父老類言之而不得其首尾

及君書一出凡當年事之始末

衆之輕重歲時日月燦然具

左使後之讀者據是以參校
國史實足以傳信而祛疑凡類
此者數十篇其可傳無疑也若
夫讀書之閒搜典之僻獨持
所見皆能開拓心胸而得者既

多爭者亦起昔吳府臣著
能改齋漫錄劉興伯糾其十
一事顧亭林積畢生之力為
日知錄經閱百詩舉正尚五十
餘條入

王出奴迄今未經論

定以光廷之謗陋誠不敢自
任折衷此須俟諸百年而要
不為無補耳君功名方大起
而著述不輟是書而外復箋
註其先元英集朱子詩集及

二程粹言直解隨園詩話等

諸刻以問世後此所出當有

如昌黎所云大書屢書不一書

者故既序以應命又執筆以

俟焉同治十一年四月八日

洽年愚弟番禺李光廷序

蕉軒隨錄卷一目錄

蕉軒隨錄卷一

定遠方濬師子嚴

汝居稷

舜典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蔡沈集註后君也按堯使棄居稷官更國邰地遂封棄於邰號曰后稷劉向撰列女傳謂姜源生子棄好種稼穡堯崩舜卽位乃命之曰棄黎民阻饑汝居稷播時百穀其後世世居稷云云君申命於臣似不必稱其爵土之號漢去古未遠向必有所據則后字當作居字爲是且堯之使棄

亦使之居稷宫后與居字形相仿其爲錯誤無疑閱鄭註亦作居字阮郎中福序向所撰列女傳最詳

贛州府署楹帖

竇坻李公光先吾師滋園先生之尊人也乾隆戊申科舉人由工部郎出守江西贛州循聲卓著爲政不尙苛刻嘗題贛州府署大門楹帖云禮防於未然惟願人人自化獘去其太甚無庸事事更新存心如此宜其熾昌厥後也

太必兎

康熙丙午相國馮公溥官吏部侍郎時四大臣欲各省差大臣二員設衙門于督撫之旁以廉督撫吏部滿尚書阿思哈侍郎太必兎議設衙門於各省東西一切書役瓣隷人員聽其招募頒與勅印先生執不可謂創造衙門費將不貲內之傷度支外之勞民力毀房壞屋勢必不免且國家設立督撫皆係重臣今又不信復遣兩大臣實逼處此東西相望而稽察之甚無謂也夫權太重則勢相軋勢相軋則當之者碎保無下屬仰承左右譏苛爲民害者太必兎蒙古人性暴無禮聞先生語大

恚瞋目起立張拳向先生先生徐應曰雞肋何足安尊拳爾我等也既係公議何必不容吾兩議耶且議之可否自有

聖裁豈爾我所得而專主疏上

上是先生議其事得止其後太必免反修好毋事就先生商酌然終以夤緣得官伏誅語詳毛西河所撰馮益都年譜

國書十二字頭

乾隆十五年五月奉

上諭我朝創制國書分十二字頭簡而能該用之無所不備而音韻尤得天地之元聲惟是漢人初學清字者辯字審音每借漢字音註以便記誦而漢字不能悉叶不得已各從俗音以意牽合未經校正畫一將恐久而益差閒嘗讀漢字金史其用漢字音註國語者本音幾不可曉諦尋之則原清語所常悉又如元史之達魯花赤以今蒙古音譯之當爲達嚕噶齊不華當爲補哈此類未易枚舉在史氏或以己意爲音或出於當時承習益由以漢字而註清語蒙古語既非本字又無一定是

以訛復傳訛以此此知官爲較定之不可以已也夫一。天也國書謂之阿補嚓蒙古謂之騰格哩西番則謂之納穆卡至國書之騰格哩則漢語所謂兹于耳又如一日也國書謂之舜漢文謂之日蒙古謂之納蘭西番謂之尼嗎又如國語呼爾者其音爲西而西方則稱斡呼基此在兼通清音漢文者無所疑義而通清不通漢者但知西之爲爾通漢不通清者但知西之爲西而語之以斡呼基且不知爲何物矣蓋凡物之命名本屬後起爾雅釋名方言士訓莫可殫悉皆假象耳若夫以漢字註

清文實假象中之假象而必執此以較是非定高下寓褒貶此特私心妄見耳爰命大學士傅恒率同儒臣重定十二字頭音訓開章六字則用直音如阿額伊鄂烏諤餘用二字合音如（納訥呢儺努懦阿額伊鄂烏諤）其餘十二字頭首六字用二字合音如⿰衤阿⿰衤額⿰衤伊⿰衤鄂⿰衤烏以下俱用三字合音如⿱⿰阿納衣⿱⿰額訥衣⿱⿰伊呢衣⿱⿰鄂儺衣⿱⿰烏努衣⿱⿰諤懦衣以分輕重緩急而國書之元聲畧可得梗概是不過同文之一端無關奧義然習之於童蒙之始有不容忽者用申其義傳示久遠俾知所法守焉特諭謹按西域同文志二十四卷增定清文鑑三十二

卷補編四卷總綱八卷補總綱一卷滿洲蒙古漢字三合切音淸文鑑三十三卷皆經

欽定條分縷析貫串精詳余官京朝時曾與滿洲友人精習繙譯者時加討論惜心計粗鈍究未能一一體會也

習坎

六十四卦名皆無卦上加字者坎卦獨加習字或云習上有坎字葢坎卦名習坎卦義也程子易傳習謂重習他卦雖重不加其名獨坎加習者見其重險險中復有

險其義大也按郭雍易說孔氏正義云以坎爲險難故特加習名王原叔先生引徐氏新義謂習坎字上脫卦名一坎字而易中卦名之下亦无重言卦者故離卦不曰離重離巽卦不曰巽重巽其重言卦名者皆孔子彖辭也或者曰本無習字緣坎卦六畫漫滅正如習字故傳寫者誤以漫滅之卦畫爲習字又于上添畫一卦是坎字上十二畫矣然雖以習字漫滅觀之僅有六畫之象如此則其誤在隸古既出之後而彖象皆已先言習坎則此說又非矣大抵坎加習字學者思慮終不能得

不可更附會穿鑿也坎離等六卦卦辭并彖皆只以三畫取義坎以剛中而實故稱有孚心亨有剛中之德者未有不能濟難也故行有尚如頤大過噬嗑中孚之類皆六畫取象者也坎以三畫取義是一卦之中其象再見故云習坎豈乾坤不可稱習而六子之序始于坎故坎獨稱歟其義則六卦俱有之矣疑當闕之未可深辯也所論甚當後之說易者無此明晰也

本中現進士二字

沈存中筆記云杭州南新縣民家析柿木中有上天大

國四字筆法類顏真卿舁云木中有文皆是柹木咸豐
辛亥建德張硯秋刺史子錫康於柴薪中拾七寸許木
生成陽文進士二字刺史尊人繪童孫獻瑞圖廣徵題
詠余在東流時曾親見之兵亂圖木俱付灰燼刺史賦
滿江紅一闋志之詞曰佳木成文曾一笑童孫攜到想
箇裏奇緣應是春闈先兆照眼光生銀畫細繪圖珍比
金鉤纔記同人咳唾落珠璣皆高調　纔認取奇材好
怎付與狂灰掃歎茫茫春夢去來誰曉霄漢佇冲雛鳳
翼丹青重寫科名草莫輕教韻事就銷磨傷懷抱

黄州謝上表

王禹偁爲知制誥坐事責守黄州謝上表有宣室鬼神之問豈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惟期身後之語眞宗覽表驚其詞之悲方欲內徙會黄州境有二虎鬬而食其一占者以爲咎在守土之臣遽有旨移守蘄州以避其變勑下而禹偁死矣此見魏泰東軒筆錄所記後見彭文勤公所編宋四六選有禹偁在黄州謝上表并無此一聯或別有一表未傳耶抑節錄未全登耶姑存以志疑吳處厚靑箱雜記云是徙蘄州謝上表按蘄州勑下

禹併已死焉得有謝表耶

協辦內閣事

協辦大學士兼管總督者不必仍帶協辦銜見乾隆十三年邸抄大學士張廷玉　恩准五日一朝協辦大學士陳大受因病調理漢大學士惟史貽直一人需員協辦尚書汪由敦暫在內閣署理見乾隆十四年邸抄

雷同被黜

乾隆壬子江南鄉試首題爲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桐城家勿菴先生諸文格老識高

主司已定元及搜落卷得常字四十號與先生文無一字異遂被黜先生始終未得一第以明經終惜哉其同里光君石均跋先生文云方君墨卿先生別號以詩文馳聲藝苑凡吾鄉工爲文者咸慕師之謂足繼百川靈皋兩先生而起家貧授徒鳳頛間錄窗課十餘篇爲諸生程式蓋有年矣壬子省試因窗課首藝有此文不復重搆主試亟爲歎賞乃以常四十號復抄襲是文魯鼎之投真僞莫辨而方君遂被落同人刻其遺卷俾世之愛惜斯文者知衡鑑之公與先生暴腮之故故在於此云云

昔歐陽文忠任滑州時宋子京謂公曰某大官頗愛子文文忠遂授以近著十篇後文忠知制誥人或傳有某大官極稱一邱艮孫之文章文忠使人訪之乃前日所投十篇艮孫盜爲己文以贄而稱美之者卽昔日子京所示之某大官也文忠不欲斥其名但大笑而已以贗亂眞古今一轍科名有命當付之達觀可也

楊介坪中丞

憶幼時曾記吾師楊王生先生若午言先生之叔父介坪公懌曾以辛酉翰林開春坊受知

仁廟為大理卿最久道光初開府楚北風骨錚然罷後猶荷清名夙著之
褒嘗被
召值天暑公方掀簾見
上搖扇揮汗即入跪
上將扇子卻在座右不復用
問公事甚詳頁久熱甚
上面汗如雨竟不用扇又久之乃出公已溼透紗袍矣
我

朝君臣相見嚴重如此謹恭錄而識之

校對責成詩

嘉慶間恭修

高廟實錄校對官吾鄉龍子嘉駕部汝言杭州顧渚茶中翰英暨某公與焉每藁本成必敬謹恭校恐有訛錯未幾進呈

御覽之本誤落甚多並將

高宗廟號純字亦誤書

睿皇帝震怒將以大不敬論諸校對皆下刑部總裁爲

長白英公江西陳公俱革職待罪龍公等三員旋發新疆効力適未多日姚伯昻總憲業開坊以大考三等降編修朱詠齋尚書開列名次並不在先忽擢春坊京師有好事者合而成詩曰這回提調太荒唐斷送英陳兩侍郎出口可憐三校對碰頭空惱八親王某王曾爲乞恩故邀寬典一封械奏推鄉相五月還官笑伯昻開列儘先都是夢詠齋今日竟春坊讀之令人失笑

宋明兩太祖畫像

宋太祖微時游闕中寺僧嚴老常周之往來無倦陰異

其骨氣使工人貌之繪事本裼衫靑巾後易靴袍明太祖本句容人遷徙濠州今鳳陽府也少年窮乏爲皇覺寺僧神常示兆御極後遂改皇覺寺爲龍興寺在府城外三里佛堂中供太祖像幅長丈餘神采勃勃現紙上寺僧尊藏惟謹不肯輕出示人凡游客取觀者皆今畫師所摹擬也近年粵匪破鳳陽僧某負像逃流離數省亂後復歸像得無恙豈高皇帝之陰靈有以呵護歟惜宋祖之像未知仍在闕中否嚴老名守嚴見邵氏聞見錄

一生不笑

魏艾陵伯萇一生不笑雖逢吉慶未嘗開口見魏書

家玉屏先生

先生諱永爲五世祖奉政公從兄博學工詩尤精書法晚年僑寓江甯遨遊三山二水間卒遂葬焉濬師曾在荒肆得先生素紙書一幅自錄雨齋漫興詩詞翰雙美時尚童稚不識收藏今不知尚在荒篋中否也僅記其詩曰雨團梛絮成乾雪香繞簷牙墮溼雲又是舊來雙燕子隔年離別語殷勤蕉窗憶及敬錄於此

陳文懿公

濰縣陳文慤公官俊嘉慶戊辰進士吾鄉楊介坪公會試分校所取士也入翰林後侍學

三天時

宣宗尚在潛邸獨膺公公亦知無不言故

登極後公之恩遇最隆屢以事罷而復起道光已亥公已工部尚書矣未幾復因事罷旋

授通政使至乙巳遂拜副相初文慤同年錢金粟學士林人號爲冥官一日文慤與學士言人稱君掌冥司職能預知人富貴君識我將來爲何官耶學士應聲曰吏

部尙書協辦大學士文慤以學士爲戲語也至已酉文慤果以協揆長吏部竟終於位奇哉文慤入相時太夫人尙在堂先世父屬先資政代作賀啟中云天官掌六卿持衡聿班三事　帝命協百揆作相已遲十年又云袞衣依日月之光知遇荷　九重天子萊服煥星辰之采歡欣有八座慈親公喜甚每於家兄前稱述之

卓椅杌凳

周祈名義考天子諸侯席有黼黻純飾凭則設几今俗言椅以代席也言桌以代几也棹椅本無此字乃俗書

正字通俗呼几案曰棹李義山河陽篇詩云憶得鮫綃裁小卓蛺蝶飛迴木棉薄此卓字之見於詩者宋史輿服志有靠背椅直宗咸平景德中王家多造檀香椅卓椅作倚此椅字之見於史者按默記藝祖初命徐鉉往見李煜老卒取舊椅子相對鉉謂卒曰但正衙一椅足矣頃李王出下堦引其手以上徐引椅稍偏乃敢坐此見於宋初者易渙卦渙奔其机家語仰視榱桷俯察机筵此机字之始方言榻前几趙魏之間謂之㯄又俎机也西南蜀漢之郊曰杫音賜杫肉机也後漢書樂崧獨直臺上無被杫食糟糠又棤亦肉机音舄似皆載肉之器如詩有捄天畢載施

之行畢亦助載鼎實者與今之机案不同儀禮宗人執畢鄭注狀如又禮記棜禁似几屬然無足斯禁似凳屬亦未能明言其製作世說顧和外孫瞑在凳上凳一作橙晉王獻之傳魏時凌雲殿榜未題匠人誤釘不可下使韋仲將懸橙書之比訖鬚髮盡白此凳字之始王弇州議楊升菴孟光舉案以為青玉椀為無據不知宋曾鞏耳目志載云孟光舉案齊眉俗直謂几案耳呂少衛云桉乃古椀字故舉與眉齊張衡四愁詩何以報之青玉桉即青玉椀也據此則考工記案十有二寸亦作此解為當曾說如此豈可議升菴為無據耶潛師又按考工記諸侯享夫人案十有二寸注十有二列也是案字當作椀字解無疑

完白先生有上樊太守陳寄鶴書復自錄稿本一通筆法蒼勁文亦如之道光庚戌先生喆嗣少白茂才傳密以此册請先資政題識因得鈔一副本先輩文字獲睹為幸原文甚長節錄於此完白山民鄧石如頓首奉書為啓陳寄鶴事此鶴之主人閒有歲月可證者已百三十有零歲歷公卿之門四據宛陵張涵齋太史壽古鶴行詩滇南中丞孫公曰秉刻之金陵藩署中叙此鶴先在常熟蔣家次居吳興沈家後歸德清徐家京口農部袁禮堂以千金聘歸三十六峯山館中此百三十有餘

歲可屈指而計者其前之歲月則不可得而考矣山民游於袁公家有年農部之子廷極命鶴謂山民曰此爾主也謂鶴與山民宜遂以贈山民山民年垂耳順得此爲老伴洵曠事也嘉慶元年秋舟過金陵孫中丞悅之欲聘山民鶴兼以灰鶴二贈山民此海雀也非鶴也與鶴爲奴鶴不受也卻之載吾鶴歸山民家徒壁立食指甚繁每一硯四方以活妻子恐鶴遭野人之厄遂擇地而寄鶴於集賢關僧舍中雖禪室荒陋而林木蓊鬱竹樹交翠關隘險固山石嵯峩爲達天衢之衝要道又皖

城龍脉所特起僧欲仗佛力振興之以扶持行道培護風水其志誠深遠矣離山民居遥不三十里擔糧飼鶴月有常例雖待此鶴也亦隱以待僧矣因向僧喚鶴訓而祝之曰爾乃胎禽浮邱著經雲門鼓翅華表飛聲負霄漢凌雲之志恐終非貧家有也爾有退心亦聽爾之翺翔寥廓可不爾覊也今屬爾寄於僧以修爾齡僧託於爾以輔成其名爾無負山翁寄鶴之意以徜徉於此此地有修竹古木可庇蔭爾有古佛青燈可懺悔爾有靈旛寶蓋可威儀爾有法座經壇可莊嚴爾有蹲獅伏

象可護持爾有蘿月松風可徘徊爾有山花野卉可紓爾步有溪泉潺湲可濯爾羽有積石漫山可厲爾喙有苔華繡砌可遲爾狂有高梧重重可張爾蓋有蒼籐垂垂可排爾幢有鐘鼓鏜鎝聲可遂爾海嶠摶風盤礴乎青雲之志有風雨草木摇撼聲可觸爾引領高唳若有扞衛牧圉之任有山禽鳴噪聲可助爾羣下相融物我熙熙共樂林泉之度有車馬行邁聲可慨其塵途僕僕爾則梳翎戢羽矯首而游觀有冠蓋往來賢士大夫之憩止可念其干旌在野載馳載驅長路迢迢趑趄日夕

益顯爾之淸曠勁逸孑然而孤標凡山中四時之致雪月花風之候陰晴雷雨之辰爾得㸃領其常變爾其欽承吾訓辭又曰僧歸爾伴僧出爾守月白風淸聽經㸃首毋徒飮啄端潔毛羽他日太淸衣裳楚楚豈不爾駕騎爾遨游貫無十萬難上揚州我居不遠於焉卅里爾若懷歸龍山鳳水爾其諦聽吾祝詞祝畢鶴四顧惶然若有逸志乃慰之曰爾來前爾其安於此矣鶴遂皈依於佛雖皈依佛鶴仍爲山翁之鶴也僧擬其名余曰是昴藏物非可以凡名辱之也惟佛可以使之遂更其名

曰佛奴寄鶴之地莫此若也怡鶴之情莫此適也鶴耶僧耶其相助為理耶山民家無儋石儲前曾以十金助僧搬寄鶴亭施茶以濟行人昨秋枯旱猶以錢十千佐僧架此東軒今修竹萬竿清陰滿座過者可憑滌煩囂也今聞僧言閣下花驄住此鶴舞階下從官稱慶以為官階一品之兆直指日事耳左右不察爰遣廝卒束縛以去送至署中僧號於途鶴厄於卒不聞軒車之迎而有囚繫之辱物之報人以嘉祥者顧身受如是之困乎從此蓮幕賓朋競賞芸窗不聘之禽而使冷院枯僧曰

頽顏於寄鶴之山翁矣山民知閣下意蓋不如是不過
近侍之人圖此以邀賞賚耳亦或梅開東閣暫借娛情
張瓊筵以咏花命羽觴而醉客不有皭皭之白鳥其何
足以暢此雅懷乘興招之盡興揮之則鶴不日仍歸山
民亦或政閒退賞覩物懷人慕古人琴鶴之風以益勵
其清廉而光照皖國山民得爲治下之民亦與有榮焉
若徒手而有之山民能負袁郎中贈鶴之意乎亦負慙
於此鶴也且起外議謂太守奪山人鶴之名若以草野
冒瀆尊嚴而罪之則山民化鶴鶴化山民所不辭也故

歷陳古鶴之始末與僧人山民同此心事特用縷述上陳不勝恐懼悚惶之至山民再頓又書後自記一則云鶴壽不知其紀人壽修短極之不過百年均宇宙之寄物耳此鶴寄於公卿寄於山民寄於僧佛又寄於太守太守也僧佛也山民也公卿也皆寄於鶴耳鶴寄於人耶人寄於鶴耶然人鶴之壽雖有長短不齊亦終當還宇宙也於我何有哉余長年僕僕四方自有此鶴歸時不過以爲耳目一瞬之玩究未嘗與鶴性靈相周旋也作此書成用鶴戀鶴訓鶴祝鶴吾何得忘情於鶴顧此

雖亦無負於鶴而心中有不釋然於鶴者存書以存鶴可謂有鶴而無鶴無鶴而有鶴也鶴兮鶴兮不待吾他日碧水蒼山偕遊觀於冥漠耶奚去之遽也

寢衣

寢衣注孔安國曰今之被也說文被寢衣也長一身有半廣雅寢衣衾䘜被也毛詩疏今名曰被古者曰衾論語謂之寢衣也自漢迄唐皆以寢衣爲被然從未作謹齋之說曾緘若先生作此文謂魯論記夫子必有寢衣義自繫之於寢而不繫之於齋長一身有半是謂寢衣

之長視一身有半而非以半覆足議論絕大足破拘經之習先生自記云此論本之錢茶山尚書

帝王淫亂

七修類稿載帝王淫亂一則仍有未盡錄者爰補記之如晉文公納姪婦懷嬴衛庶子頑烝於宣姜靈公夫人淫於宋公子朝宋文公通於祖母襄夫人王姬衛宣納伋妻晉惠烝賈君鄭文公納叔父妃而生子臧甘昭公通於隗后共仲通於哀姜襄仲通於文公妃敬嬴宋武帝烝其母路氏廢帝淫其姑稱爲謝貴嬪狎其姊山陰

公主北齊文宣帝高洋汚其嫂且曰吾兄昔姦我婦我今須報其弟武成帝亦淫之齊高祖高歡收魏孝帝后尒朱氏爲妃又其妃鄭氏生子馮翊王潤與妃同寢有穢褻之聲他若曹丕之收父妾朱溫之姦子婦北魏張祚烝其叔母馬氏及姑姊妹兄弟之子皆淫之蒙遜子牧犍淫其嫂李氏兄弟三人傳嬖之嗚乎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

瀛臺設宴

康熙二十年辛酉七月

聖祖仁皇帝駐蹕瀛臺召大學士以下各部院衙門官員賜宴命內大臣傳諭慰勞賞賚有差乾隆十一年丙寅八月

高宗純皇帝亦設宴瀛臺先宴王公及近支宗親次宴大學士九卿京堂翰詹科道并准諸臣中入宴賦詩盛矣哉喜起明良之風於茲再見矣

魏廓園先生年譜

先生有自譜一册云萬歷三年先孺人將坐蓐壁棟間火光熒熒先孺人以為鬼燒不祥而火光緣棟上升至

吞聲正中而予生時先都諫睡夢中則又若見兩童子執燈導一金冠緋衣少年者入臥室遽然起則聞予哭聲矣時十一月十四日亥時也先生名大中官給事中以劾魏閹事牽連下獄死忠義貫日月其前身豈偶然哉

李仲達先生就逮詩

仲達先生應昇就逮詩有臣罪應難赦君恩本自寬一聯此正合臣罪當誅天王明聖之意嗚呼若先生者可以風矣

賢母賢相

公父文伯退朝其母方績文伯以爲歜之家而主猶績懼干季孫之怒敬姜則以勞逸之論訓之公儀休爲相歸見其妻織謂其妻曰吾爲相食祿今爾奪百姓之利使民安歸乃焚機以爲戒夫敬姜賢母也公儀休賢相也兩人之語孰是孰非

黃袍

趙氏因點檢之讖遂有志天下陳橋議起黃袍加身未及十朝而高宗南渡再傳至紹熙親崩不能執喪臨朝

一件以太后旨立嘉王當嘉王之將立也聞命驚惶欲走憲聖令知閤門事韓侂胄掖持使不得出嘉王連稱告大媽媽也憲聖臣做不得做不得憲聖命侂胄取黃袍來我自與他着侂胄從旁以天命為勸王乃衣黃袍亟拜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　祖開國運孫承大統上下百六十餘年都被這一件黃衣若必待彊而後可余謂太祖之黃袍固是假意造作即寧宗之黃袍亦未必真意推辭顧太祖任用趙普曹彬諸賢永綏國祚惜寧宗只專任侂胄不免國家倒置根本剝喪未始非兆於此則八世孫誠

愧乃祖萬萬矣

側室授封

尹文端公側室張氏曾蒙

特恩封一品夫人隨園先生有敬賀之恭讀乾隆三十七年二月

諭旨于敏中之妾張氏於例原不應封但于敏中現無正室張氏本係伊家得力之人且其所生次女已適衍聖公孔昭煥長子孔憲培係應承襲公爵之人將來伊女亦可並受榮封張氏著加恩賞給三品淑人欽此此

等

曠典亦本朝所希有也

三元皆安徽人

平湖徐辛菴少司農士芬道光壬午爲江南副考官得解元胡學博國樑甯國人甲辰典禮部試得會元焦錦江大令春宇太平人是年秋復爲江南主試則解元林遠村之望也係懷遠人咸謂少農與安徽人有緣信矣

僞稿案

乾隆十七年有僞作孫文定公嘉淦奏稿累萬言指斥

乘輿遍詆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徐本尚書訥親等傳播遐邇事聞

上震怒飭各省窮治久不得主名復

命尹繼善來京隨同在京各大臣審辦始訊出盧魯生劉時達等會商揑造實情奏

上諭各省傳鈔僞稿一案朕屢經降旨宣示中外此等奸徒傳播流言其誣謗朕躬者有無虛實人所共見共知不足置辯而譸張爲幻關係風俗人心者甚大不可不力爲整飭乃各省督撫僅視爲尋常案件唯任屬員

取供詳解過堂一審即爲歸案了事以致輾轉蔓延久迷正線各省就案完結情形大畧不過如此而在江西爲尤甚即如施廷翰案之張三施奕度江西承審各官草率錯謬及到江南亦不能審出實情幾認爲揑造正犯經朕命軍機大臣等審明昭雪而千總盧魯生在江西兩次到案俱彼狡飾脫漏又經軍機大臣從解京之書辦段樹武彭楚白等供詞互異之處細加窮詰始將千總盧魯生守備劉時達傳稿情節逐層究出比盧魯生劉時達先後到京朕督令諸臣虛心研鞫反覆推求

始則借端支飾繼則混指同寅既不能推卸傳稿實情又不能供得稿來歷詰問再四節各委之伊子忍心害理莫此爲甚迨情竭詞窮始得其會商揑造種種奸僞情節幷將僞稿條欵逐一默寫及其造謀起意於破案後商同借線捹飾情由一一吐露矢口不移當此光天化日之下乃有此等魑魅魍魎潛形遑僞實出情理之外今不待重刑供情俱已確鑿殆由奸徒罪大惡極傳鈔貽累多人好還之道自無所逃耳盧魯生劉時達著議政王大臣大學士九卿科道會同軍機大臣再行詳

悉研鞫定擬具奏至督撫爲封疆大吏不特此等大逆之犯卽尋常案件孰非民生休戚攸關而養驕飾僞妄自託爲敎體可乎此案若査辦之始卽行竭力跟究自可早得正犯乃粗率苟且江西舛謬於前江南迷悞於後均無所辭咎江西近在同城臬衛弁騰口囂囂毫無顧忌串供借線幾於漏網吞舟厥罪較重於南省解任巡撫鄂昌按察使丁廷讓知府戚振鷟俱著革職拏問交刑部治罪總督尹繼善及派往江西同問之周承勃高麟勲俱著交部嚴加議處錢度朱奎揚等尙與專委

承辦者有聞俱著交部議處至衛弁乃總漕專責瑚寶亦不能辭責亦著交部嚴察議奏當日查辦之始未知根源所在須披葉尋枝勢不得謂法不及衆畏難中止以致顢頇了事朕猶恐拖累者衆屢經密諭各省督撫分別發落以省拖延即武弁大員曾經私看者亦悉置不問然在伊等食毛履土見此大逆不道之詞當爲痛心疾首囂聞人詈其父祖輒樂爲稱述非逆子而何然使非有首先揑造之人則伊等亦無從傳閱是傳閱者本有應得之罪不可謂彼所愚弄而朕則憫其無知譬

子雖不孝父不忍不慈今首犯既得不妨曲宥除在京
人犯已予省釋外著傳諭各省督撫通行出示曉諭無
論已未發覺槪行從寬免究釋放凡屬此案例應擬罪
人衆當朕格外寬宥務宜痛自改悔勳尊君親上之天
良戒造言喜事之惡習安靜守分庶不致頁苗化爲稂
莠永受朕保全愛養之恩夫譏訕殄行爲聖世所不容
奸頑不除則風俗人心何由而正而吏治狃于因循尤
關治道朕宵旰憂勤與諸臣共相敦勉者豈肯稍存姑
息致啓廢弛之漸將此一併宣諭中外知之欽此先是

御史書成不知大義所在恐株連多奏請罷查辦
上以書成身爲言官不能備悉原委遠方傳說更難保
其必無浮議褫其職盖
上知外省姑容積習非明白追究無以正人心維風俗
也而斯案始終於文定一無所問云

惜抱論詩

惜抱先生云黃仲則詩讀之固亦有才然未爲絕出若
曾生異日當或過之曾生者曾異之同也

戊辰召試

嘉慶十三年戊辰春

聖駕巡幸淀津特開

召試之典

御製賦得雨過湖平江海碧詩云巨浸涵新漲洪波浩

瀚盈雨收雲霧淨潮捲水天平大海一泓湛長江萬里

晴翠奩浮瀲灩碧浪晃晶瑩遠挹三山秀遥連四瀆清

淵渟接蓬閬澄澈達滄瀛透潤敷青甸餘霞建赤城濟

川欣作楫繼起望羣英

御製詩註國家闢門籲俊務博其途即巡幸所涖省分

舉行召試之典頗爲得人今朝列中如戴衢亨卽乾隆丙申我
皇考巡幸天津所取一等二名士也茲伊已遲荷
兩朝恩遇洊用至戶部尙書協辦大學士且每日趨直
樞廷宣綸出諭堪稱任使茲予以閱視河隄要工蒞臨駐此亦舉斯典惟冀爾多士中有能自砥礪繼起有人爲異日作楫之用此予命題拈詠以望爾多士之至意也是年
御試題是竹箭有筠松栢有心賦損上益下論五言八

韻詩即

御製題一等共取六人第一爲桐城龍汝言第二爲婺源齊彥槐第三爲含山唐人最第四爲天津李大壯第五乃臣伯父士詮順天許樟頤則第六名也恭識於此以昭

榮遇

重榮樹返魂梅

常熟福山寺中有銀杏一株大可數畝後寺毀於火樹亦尋枯未幾僧人募化重修此樹復活士人美其名曰

重榮樹見錢希言繪圖道光初阮元總督兩廣時重修書院有梅樹百餘年物也礙於建屋命工人移之後院將枯死矣一夕大風雨不止淸晨視此樹則依然暢茂阮因題爲返魂梅可與重榮樹作的對也

許抑齋

許抑齋少尉祖益華亭人也少時隨其叔父少蕚太守宦閩頻遊海上後官安徽署吾邑主簿有聲善繪事尤工松樹其法本於黃金吾而神韻過之先世父曾集杜句贈之云雲間到處觀滄海天下幾人畫古松

半園主人

吾家自順治初遷定遠之爐橋鎮爐橋古曲陽治也地平衍少岡巒先伯曾祖餘齋公歸田後卜宅於曲陽門外後街饒有花木題其居曰半園自號半園主人今牡丹數十本桂樹數株皆六十年物也公生平以廉潔自持在都受業於寶東皐先生能盡得所學乾隆壬辰公初捷南宮東皐先生謂公曰謝侍郎墉慕君久矣思欲收君門下君盍往謁之侍郎文名藉甚若得其揄揚鼎甲可望也公以爲在京十餘年於侍郎從無一面今方

通籍遂有干謁殊失平日所守竟毅然不顧未幾　殿試公卷已置前列適侍郎亦奉派讀卷以公不願在弟子之列頗不喜獨抑置十名外以　朝考第八入館選
朝殿閱卷者例得爲師公引　見後謁侍郎大加獎譽贈五古一章末句云當時海上琴大有戚連在深以不先往謁爲公惜耳公恬然安之公官編修十三年始開春坊
純皇帝知公名將大用矣復因不入故相和坤之門爲所銜至已酉京察授浙江糧道又緣事忤和相未赴任

郎調江西後授河庫道終以鯁介不諧於俗引疾辭去

公門下士蔣相國攸銛玉尙書保皆尤著者也

植桂圖

先大父有植桂圖徐君怡亭所畫也齊太守棋麓彥槐

題五古一首云淮南有珍木蜿蜒在山幽上枝棲鸞鳳

下根蟠蛟虬此種月中來人間安可求仙人斫其下丹

實落齊州先生得數粒偶然植林邱栽培歲月久葉茂

花復稠八月秋風來天香散書樓樓中讀書子折桂登

瀛洲何必珠作林何必玉作疇樹德莫如滋郎此更詒

謀郄詵已青雲竇公未白頭會邀姮娥識一醉三千秋幽秀之語逼真王孟

皖省山名

吾皖據江之上遊叢山峻嶺山名同者最夥今特表出之安慶府西有黃山潛山縣北亦有黃山以黃魯直得名太平府西北亦有黃山廬州府東亦有黃山而池州府西南黃山其上三十六垣實與歙之黃山三十六峯相峙按歙之黃山本名黟山唐改今名高三千七百餘丈盤亘三百里人之譚黃山者歙之外不知仍有五黃山也安

慶之黃山形如臥象當冶湖之口故又名象鼻山而甯國縣之南亦有象鼻山潛山縣北有鳳凰山宋王珪故宅在焉而休寧縣西北亦有鳳凰山一名靈烏山金聲讀書處祁門縣南亦有鳳凰山南唐謝詮棄官居此繁昌縣西北亦有鳳凰山銅陵縣東亦有鳳凰山石埭縣南亦有鳳凰山鳳陽府北亦有鳳凰山靈壁縣西北亦有鳳凰山和州白雲山亦名鳳凰山則已有九鳳凰山矣和州有白雲山而潛山之南太湖之東北亦有白雲山至東流之白雲山則有洞可容數百人是白雲有四名矣安慶府東北龍山

其名最著而太湖之西有龍山王荊公詩吾欲鞭龍起為霖遍九州是也嶽州之西有龍山東流之東有龍山太平之南有龍山嶽州府之靈山香烟極盛每年有會朝山者以數萬計而池州之靈山廣德之靈山得此為鼎足矣寧國府有陵陽山所屬太平縣亦有陵陽山鳳陽府有獨山所屬宿州亦有獨山而建平六安兩處亦有獨山休寧有東山元趙汸築舍於上虞集為譔記即此山也而黟之東山峭絕天半人跡罕到巢之東山相傳為許由所居即古之箕山盱眙之東山則舊名馬鞍山是四東山之稱亦

與白雲同若馬鞍山則更多於東山也安慶府西北有之滁州西南亦有之廣德州境內亦有之而霍山縣西北西南正西三處并有之尤奇也晉裴仙修鍊於青山之中草木秋冬皆青仙蹟昭然今桐城青山是已不知桓溫袁宏之遊青山則在太平府東南也青陽以山得名故靑陽之北有青山也而與石印山並峙者又有建德之青山在古之桃州治者又有廣德之青山宿松之橫山在其北建德之橫山在其東南合之廣德之橫山天長之橫山又四橫山矣桐城浮山爲諸山之冠屑龠

聳翠石洞連雲游峰先生文集中浮山記詳言之而盱眙之山亦有以浮名者滁之豐山昔歐陽文忠所爲記豐樂亭者卽指是山也而和州之山亦有以豐名者陡山之稱見於定遠而盱眙亦有陡山涇縣之眉壺眉池著名於眉山者也而無爲連曲如眉之山亦曰眉山李白詩築土接響山頫臨宛水湄今寧國府南之響山也而舒城六安之山亦曰響山桐城有大凹山爲平地突起而廬江之大凹山復以形凹得名太湖之百藥山以白香山命名而盛廬江之百藥山以李百藥所遊而名

建德有梅山舒城有梅山霍邱合山亦各有梅山池州有齊山廬江復有齊山石埭有歷山東流亦有歷山辨舜之耕歷山者至今紛如聚訟焉他若鳳陽滁州之并有蔣山繁昌來安之并有三山巢縣鳳台和州之并有八公山以及得勝荆山等名各有所同我

國家統一函夏地大物博卽一省之山已可概見況按之天下之大乎

鍾馗

終葵二字見於考工記并玉藻不知何時訛作鍾馗曰

知錄辨之審矣今則專以玄宗入夢之事屬之終南進士似更不經也梁山舟學士有題董旭終南進士圖云一人碩且儼兩脛偉而髯突兀升我堂白日吠狂猘咄哉唐進士入夢要皇帝科名亦偶然胡乃爲此厲爾家終南山捷徑一條在是中鬼所聚豈獨一方外其鬼多尖頭衣冠而軒騎不比俾禮多大可恣一嘬市區萬餘鱗無地著妖魅公若伸指臂搴破屋子大鬱鬱非汝居齞齞非汝對門戶牀笫間宵晝守毋怠狀貌各猙獰伎倆百狡獪徒爲羣兒嬲反受鼠輩紿莫怪變惱羞髮植

齒齽齘王人亦同袍願告鍾先輩兩醜人豈知作偁畫師畫遂令曲江仙而作鬼伯賣要當淬長劍下搜虛空界先縛鬼董孤董炟以畫鍾馗名而筆墨甚惡撲殺此獠快遊戲之筆足以解頤按詩後學士復成一絕序云吾鄉陋俗遇菰黍之節凡高門大戶窮檐近市無不揭鍾進士像於堂壁以辟惡厲甚至溷圊之所亦有進士在焉其爲狀也或嚼鬼肝吸鬼腦擢筋臠腦又或刀之鋸之敲之扑之窮極變怪靡所不至而鬼實未嘗不時時出沒於青天白日之下豈人見之而猶慄者鬼見之而獨不懼乎吾想天地間大鬼小鬼新鬼故鬼鬼生子鬼又生孫族類繁夥不可貿數鍾進士欲以一人而食盡天下之鬼豈不難甚且所隨從者鬼役使者鬼跳踉跋扈於左右者何莫非鬼安知鍾進士當蒲觴一醉不轉爲若輩所鼓弄哉亦可爲愚且拙矣吾欲結綁車以送之而其骨專車不能載吾欲漬目櫻以享之而其腹彭亨

不可飽無已則莫若出下策以攻之斯時鍾進士必眦裂髮指掀髯奪袂而去而妖魔邪魅失所依歸因是望風而遁焉各鳥獸散未可知也吾既舉前詩為鍾進士解嘲復張此說於堂室窗戶間俟天陰雨濕鐙青夜悄時果有譆譆出出嗟嗟䰡䰡者否吾將瞪目以伺之此一則尤為雅謔也 又唐溫庭筠容貌醜甚時人號為鍾馗日知錄遺叢并識於此

徐太守祭先世父文

先世父蓮舫公卒於道光己酉閏四月十二日五月赴至京師余兄子筬方拜典試雲南之命徒跣南歸輦下諸公錫以銘誄詩聯甚夥余曾鈔錄副册匪之篋衍兵燹後久已遺失庚午在嶺西讀六合

徐燮舟太守鼐未灰齋文集中有祭公文一篇傳體頌文哀終榮始不滅潘安仁之誄楊荆州也文曰維居維作噩之歲招摇指午之月某等謹具牲醪致祭於方公之靈曰維蘭有芳焚而逾烈維劍有芒折之不缺英英我公萬人曰桀幽闗洞開蒙泉淸冽八歲讀雅曰周公作彔山吾望疑出依託

仁廟巡狩

召試多士獻册河干

天顏有喜

賜列賢書作官中秘遂來荆襄盤錯是治白蓮天主莽
戎潛伏公殲厥渠弗株其族
帝用嘉之庸爾車服咨汝浙西秉鞭作牧歲在癸未民
漸於洿擱鹽以食產趣及盧我公惻然告諸大府懲彼
吏胥錮其全賦三駁三申大府積怒石塘甫修輪臺遠
戍祖帳峴南士民痛心公獨灑然賦壯遊吟曲磵通馬
懸巖挾龍（公遊崆峒句）劍倚絕壁篆鐫崆峒（公有西至崆峒篆章）逆回
颶張殺我長吏四城鼎糜列戍烽燧一楊桓桓
國之將帥我公槃槃軍中掌記詩唱刀頭舉磨盾鼻伊

犂遊寒轉饟孔艱公告將軍後路形孱大營停運軍實
乃完冰嶺千仞凍裂人肌
天子有命改道濟師公謂冰嶺天險可恃準夷窺伺乘
之非計將軍入告遂格前議逆回勢蹙論功釋愆玉關
生還優遊湖山有子象賢翺翔木天奕義躍灑羣季翩
翩孤臣餘生得此已足嗚乎鬼伯胡相迫促敷衽徬徨
敢告巫陽絕域殊鄉我公所傷魂兮歸來毋適四方荷
屋葯房我公尚羊粔籹餦餭我公卒嘗魂兮歸來欣欣
樂康嗚乎哀哉靈其尚饗討吾世父之卒邇來二十有

二年矣重展是篇不禁感泣又先師黃琴士先生典五輓公聯語云五年典郡二載從軍憶隻身由絕域歸來教子盡成名方期書著蕉餘坐擁百城誇學富千里江雲三春淮雨訪先生正落花時節贈詩偏愛我詎料冊回菊所別經卅日痛星沉遽先生爲先公延至東流學署濬師從而受業東流爲古彭澤即淵明作宰處名菊所蕉餘偶筆先世父所著書也先生與世父交誼最深故吐詞悽切乃爾謹附誌之

論耶穌教

魏默深前輩源撰海國圖志搜採極博其論回教論天主教詳矣特僅分敘事迹斥駁其書而於回教天主教源流仍未能一一辨晰大西洋瑪吉士輯著外國地理備考總其目爲五大州曰歐羅巴州曰亞細亞州曰亞非里加州曰亞美里加州曰阿塞亞尼亞州歐羅巴除回回國外其餘各國皆奉耶穌教大同小異亞細亞州西藏印度等處教門分歧曰儒曰釋曰道以及回回天主大秦曇德亦作新德那內克趣向不同亞非里加教有回回有耶穌有大秦等名目亞美里加原奉古教自歐羅巴人前

往始有奉耶穌教者而餘教亦復遵奉阿塞亞尼亞有回教有釋教有諸神教有耶穌等教其說紛紜究亦莫能詳其原始濬師會細考之大要仍不出釋道兩途漢使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過焉耆山得休屠祭天金人顏師古注曰作金人以爲天神之主則不必遠引祆祠之說可斷爲天主二字之始後魏書釋老志其始修心則依佛法僧謂之三歸又有五誡去殺盜婬妄言飲酒大意與仁義禮智信同泰西人紀猶太古事示十誡以訓民教以事神天敬父母勿殺勿姦勿妄證勿貪財七

曰禮拜省過懺則不必旁徵天堂地獄之說而斷為拾釋氏之唾餘唐建中二年大秦寺僧景淨述景教流行中國碑有三一妙身无元真主按昇元經曰道有大法得之立得是謂三一之道太上素虛經曰三一者一身之虛宗百神之命根津液之山源魂精之玉室是以冒池體方而受物腦宮圓虛而適真登真隱訣曰太極帝君寶章者東海靑童君授涓子以封掌名山涓子剖鯉所獲是太上召三一守形也以朱書素佩之左肘勿經履汙穢佩之八年而三一俱見矣三一者三元真一君

也授其封掌之教真誥紫陽真人受蘇君三一元丹之
道則不必廣窮其開生滅死之說而斷其爲竊道流之
宗旨不特此也三才圖會載吉慈厄國皆大山圍繞盤
山爲城禮拜堂百餘所出金銀金絲錦富民居住皆樓
臺吉慈厄非即今之干絲蚋轉音乎建康實錄吳赤烏
十年胡人康僧會入境帝曰昔漢明帝感夢金人使往
西方求之得摩騰名竺法蘭名來中國立經行教今法
蘭西非即本法蘭而名其國乎回教自隋開皇中始入
中國西域圖志回人尊敬造化之主以拜天爲禮每城

設禮拜寺始生教主曰天主劉智明江甯人回回天方輿地經東土西土中土自東至西作一直線自南至北作一橫線兩線相交為十字形天方當其十字交處今天主教十字架非即回教之支流乎天方經典凡我域中不容歐若堂魏氏注歐若堂天主教也不知亞細亞州各國所奉之教天主大秦亦所常有似歐若堂絕非天主堂總之釋教道教回教皆在天主教之前彼盖變化而出之以為不立新論則不能聳衆欲聳衆則非撇去釋道回回一切門面語不足以見立論之高於是曼衍支離

患遂中於人心而莫之底止和議既定彼教遍行中國愚夫愚婦從而習者滔滔皆是惟在地方大吏督率牧令遇事持平據其理之是非化其心之畦畛更以其暇勸農桑興學校野無遊手家有蓋藏所以固結人心者正不在刑驅勢迫也因閱海國圖志而一論之其他書所述未見於志中及志中所載有於吾意不合并有舛誤者附錄於後

外國所奉各教名目羅馬天主公教加爾威諾修教路得羅修教厄肋西亞國修教德亞古教痾馬爾回

教大秦教星德教那內克教巴拉馬教諸神教

地理圖考惟於高麗國志云士則業儒俗則崇釋幾內亞國云或拜山河或奉禽獸各從其志

釋氏通鑑云河州東谷有一天寺常聞鐘聲當是天主堂之濫觴

蓮池大師竹窗隨筆天說一云一老宿言有異域人爲天主之教者子何不辯予以爲教人敬天善事也奚辯焉老宿曰彼欲以此移風易俗而兼之毀佛謗法賢士良友多信奉者故也因出其書示予乃畧辯

其一二彼雖崇事天主而天之說實所未諳按經以證彼所稱天主者忉利天王也一四天下三十三天之主也此一四天下從一數之而至於千名小千世界則有千天主矣又從一小千數之而復至于千名中千世界則有百萬天主矣又從一中千數之而復至於千名大千世界則有萬億天主矣統此三千大千世界者大梵天王是也彼所稱最尊無上之天主梵天視之畧似周天子視千八百諸侯也彼所知者萬億天主中之一耳餘欲界諸天皆所未知也又上

而色界諸天又上而無色界諸天皆所未知也又言天王者無形無色無聲則所謂天者理而已矣何以御臣民施政令行賞罰乎彼雖聰慧未讀佛經何怪乎立言之舛也現前信奉士友皆正人君子表表一時衆所仰瞻以爲向背者乎安得避逆耳之嫌而不一罄其忠告乎惟高明下擇芻蕘而電察焉

蓮池大師竹窗隨筆天說二云又問彼云梵網言一切有生皆宿生父母殺而食之卽殺吾父母如是則人亦不得行婚娶是妻妾吾父母也人亦不得置婢

僕是役使吾父母也人亦不得乘騾馬是陵跨吾父母也士人僧人不能答如之何予曰梵網止是深戒殺生故發此論意謂恒沙劫來生生受生生生必有父母安知彼非宿世父母乎葢恐其或已父母非決其必已父母也若以辭害意舉一例百則儒亦有之禮禁同姓爲婚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彼將曰卜而非同姓也則婚之固無害此亦曰娶妻不知其爲父母爲非父母則卜之卜而非已父母也則娶之亦無害矣禮云倍年以長則父事之今年少居官者何

限其舁轎引車張蓋執轂必兒童而後可有長者在焉是以父母爲隷卒也如其可通行而不礙佛言獨不可通行乎夫男女之嫁娶以至車馬僮僕皆人世之所常法非殺生之慘毒比也故經止云一切有命者不得殺未嘗云一切有命者不得嫁娶不得使令也如斯設難是謂騁小巧之迂談而欲破大道之明訓也胡可得也復次彼書杜撰不根之語未易悉舉如謂人死其魂常在無輪廻者既魂嘗在禹湯文武何不一誡訓于桀紂幽厲乎先秦兩漢唐宋諸君何

不一致罰於斯高莽操李楊秦蔡之流乎既無輪迴叔子何能託前生爲某家子明道何能憶宿世之藏母敘乎羊哀化虎鄧艾爲牛如斯之類班班載于儒書不一而足彼皆未知何怪其言之外也

蓮池大師竹窗隨筆天說三云復次南郊以祀上帝王制也曰欽若昊天曰欽崇天道曰昭事上帝曰上帝臨汝二帝三王所以憲天而立極者也曰知天曰畏天曰律天曰則天曰富貴在天曰知我其天曰天生德於予曰獲罪于天無所禱也是遵王制集千聖

之大成者夫子也曰畏天曰樂天曰知天曰事天亞
夫子而聖者孟子也天之說何所不足而俟彼之創
爲新說也以上所陳倘謂不然乞告聞天主倘尋懷
妬忌心立詭異說故沮壞彼王教則天主威靈洞照
當使猛烈天神下治之以儆天討
張爾岐蒿菴閒話云利瑪竇歐羅巴國人萬歷辛巳
來貢耶穌像萬國圖自鳴鐘鐵絲琴上命馮琦叩所
學惟嚴事天主精器算耳越庚戌瑪竇死詔以陪臣
禮葬阜城門外劉侗帝京景物畧云然又聞瑪竇初

至廣下舶免首袒肩人以爲西僧引至佛寺揺手不肯拜譯言我儒也遂僦館延師讀儒書未一二年四子五經皆通大義乃入朝京師其所著書有交友論二十五言畸人十篇天主實義同至諸人亦各有論著分言理言器爲二種刻之曰天學初函又所攜書七千餘卷并未及繙譯所言較佛氏差爲平實大指歸之敬天主修人道寡慾勤學不禁殺牲專以闢佛爲事見諸經像及諸鬼神像輒勸人毀裂所詆皆佛氏之粗者誕者有答虞德口僧蓮池二書頗令結舌

亦一快事然其言天主殊失無聲無臭之旨且言天
堂地獄無以大異於佛而荒唐悠謬殆過之甲申後
其徒爲耶穌教會者男女猥褻幾與白蓮無爲等大
非利氏之舊矣以此爲闢佛助儒何異於召外兵而
靖內難乎要之歷象器算是其所長君子固當節取
若論道術吾自守吾家法耳
張爾岐蒿庵閒話云耶穌教每月數日祀天主剪牲
陳饌隨其所有質之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之義
僭甚矣或曰貴賤雖殊皆乾父坤母而爲之子先王

制禮乃大有限制諸侯而下皆不得伸一獻以答生
成於心不有歉乎曰不然天子圜丘方澤所陳者皆
四方郡國之筐篚田野細民之拮据也賤者修其物
貴者修其儀普天之下固未嘗一人不祭天地也譬
之事親亞旅耕田牧者豢羊豕雞豚庖人司烹婦
孺潔器具羃酒醴奉而進之二人之前者宗子主婦
而已餘人未嘗輒得至前也苟欲事天士大夫各勤
其職庶人謹身節用以供王稅於義備矣因是而推
斯民和樂之氣即爲德馨怨恫之聲即爲腥聞諸吏

朘民自養者即盜竊天地神祇之牲牷粢盛而食者也利氏固解人當時何不以此告之

海國聞見錄東南洋諸番惟呂宋最盛因大西洋干絲臘（即干絲蠟）是班牙（即西班牙）番舶運銀到此交易島番土產雲集西洋立教建城聚夷族原係呂宋土番按徐松龕中丞瀛寰志略引呂宋原係土番句節刪不清黃可垂呂宋紀畧云呂宋爲干絲蠟當是干絲蠟據呂宋地觀聞見錄及紀畧後載可知

海國圖志引趙氏翼簷曝雜記天主堂供天主如美

少年名耶穌彼中聖人也像繪于壁而突出似離立不著壁者按建康實錄曰一乘寺梁邵陵王綸所造梁末賊起遂延燒陳尚書令江總捨堂宇寺今之堂是也寺門遍畫凹凸花代稱張僧繇手跡其花乃天竺遺法朱及青綠所成遠望眼暈如凹凸就視即平世咸異之乃名凹凸寺今洋人用藥水映人像於鏡中及一切畫册望之無不凹凸隨形者趙蓋未知西竺法耳

李衛改天主堂爲天后宮碑記卽嘉穗天主教論沈

大成讀通典職官其貶斥與楊光先同惟趙翼天主堂說頗有原委海國圖志均未載

王昶金石萃編謂景教碑西洋與大秦相距遼遠似不能合不知其地雖遠其教可傳如亞美里加州亦何嘗不因歐羅巴人到其國遂習耶穌教耶今之航海來中國者其相距不更遠耶昶又謂唐傳載波斯國俗似與今回回相同碑稱常然真寂戢隱真威等真字不一而足回回禮拜寺亦謂之真教寺似乎回回之教未始不源于景教其說更謬回回入中國見

於隋書景淨述景教碑在唐時天主教實從回教變幻而出前已載明祖又謂碑稱景教景字之義與景星景光流照之義相符是真三家村學究解高頭講章語道書具在言景字者多矣祖何以不一寓目耶

國子

周禮地官師氏以三德教國子此公卿大夫之子弟名曰國子也左傳僖二十五年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爲銘曰余掖其國子莫余敢止杜注邢之正卿國

子後世以國子名官殆仿此馮惟訥詩紀古銘詞中遺未收入

政由葛氏

蜀後主謂諸葛公曰政由葛氏祭則寡人葛氏之稱特奇

容甫書函

汪容甫先生中乾隆丁酉科拔貢湛深經學以科名爲不足重遂不求進取稚存太史詩中所謂不敢隨車試大廷頭銜應許號明經是也先生恃才傲物多所白眼

畢秋帆宮保撫陝西時知先生名而未之見也一日先生忽以尺書報之宮保拆視乃箋紙一幅上僅書四句云天下有中公無不知之理天下有公中無窮乏之理畢公閱竟大笑即以五百金馳送其家先生之曠達宮保之禮賢時兩稱之先生子孟慈太守喜孫爲先世父丁卯同年余侍先世父時嘗聞斯語云

管夫人畫卷

管仲姬工繪山水人物人罕知者先世父曾匱其海靈朝龍王紙本卷子長一丈餘島嶼蒼茫洪濤洶湧幅中

黿鼉若者龜鼈若者魚若者蝦若者蚌蛤螺蜃若者大而至於巨鰲怒蛟長蛇封豕（似江豚而圓黑）出沒隱現神氣勃勃復有鬼怪騰踏波浪間若金銀若珠貝若珊瑚木難或頂於首或負於背或捧以玉盤或裹以素綃爭作供獻狀千變萬化不可思議令觀者目奪神駭而章法細密傅染雅潔實為收藏家不可多得之品宋三百年宗室中惟趙仲輗妻和國夫人王氏與仲姬皆稱書畫名手王氏真蹟傳者絕少仲姬所傳者亦只蘭竹二種若此卷則世所僅見也世爻卒后卷歸先兄子應先生咸

豐丁巳春兄避兵亂居懷遠猶携以自隨未幾兄病歿懷遠亦陷大約付之刼火矣高要何叔度元江上萬峰樓詩鈔載管夫人墨竹畫并自書一絕云夫君去日竹初栽竹已成林君未回玉兒一衰難再好不如花落又花開欵署管仲姬寄子昂君覽叔度題云至今見者猶銷魂何况泥裹你我人頗有風趣爰附記之

斂肩

後漢書張衡傳捷逕邪至我不忍以投步于進苟容我不忍以斂肩斂肩即脅肩也

䀈領

居䀈獸名似蝟毛赤䀈音磯山海經作居暨韓詩外傳昔者舜甑盆無膻而下不以餘獲罪飯乎土簋啜乎土型而農不以力獲罪麑衣而䀈領而女不以巧獲罪法下易由事寡易爲功而民不以政獲罪

蕉軒隨錄卷一終